**原创诗歌**

**倒立**

一棵树将自己翻转

枝叶刺向沉默的大地

根须汲取云中的烈焰

一条河流放弃了向海的执念

回溯源头

吞噬了自己曾经的方向

一座山倒悬而立

山脚浮出云端

将星辰收入怀中

一只鸟停在倒挂的枝头

低头望见天空正沉睡在脚下

恍惚间，它忘了飞翔的方向

一只蚂蚁扛起一片宇宙

将它轻轻地放在一粒尘埃上

说：“你从未学会仰望”

水面的倒影微微颤抖

世界瞬间倾斜，又回到平衡

仿佛一缕目光，在风中转了个身

2025 年1 月 17 日

**你好，孤独！**

早晨突然下起了雨

气温也骤然降了许多

大哥今天要飞奥克兰

狂风里的航班会正常么

这样一个日子大雨如注

却将我周身的空气抽净

像置入一个密封罐无法呼吸

中午时分我开始想儿子

满耳都是他的旋律

这一刻连瓦格纳也失了声

波士顿的午夜时分

他也正在梦眠中吧

于是我给江南的母亲打电话

她落寞的声音让我更加落寞

我们各自坐在落寞里

担忧着彼此的落寞

黄昏起连看三部电影

也没驱走那种恐惶

想找一个人开一个药方

问一个朋友还是不是朋友

有头无绪地说着自己

也许是孤独吧，朋友悠然地说

一句话褪去周边的装饰

我曾假装自己坚强或者伶俐

原来我也只是一粒尘埃

也许是因为清明吧，朋友补了一句

追着季节的雨落下

清明时节里不清不明的我

落在雨幕的虚空里

是孤独么？

我们总是独自降临

我们终将孤单无依

用左膀支起右臂

用心脏顶起头颅

我们只能和自己拥抱

上了一整天的孤独课

只好佯装起一脸的笑

孤独，你好！

让我们相伴终老。

2020年5月

**合欢**

我将在下一首诗里种下一棵合欢

在我诗行的过渡之处

待我无计可施的时候，摘下一枝

循着经脉，按对称节奏一叶叶撕下

粘贴在知了鸣叫的夏日午后

给熟睡的父母遮蔽暑气

最完美的花朵似乎永远长在深处

我的无名指又疼了一下

被蜜蜂蜇咬后的肿胀如暴雨临近的云团

滞留在匍伏的回忆地平线

合欢花绒毛细密，难辨彼此

不知蓄势的暴雨与合欢的辩论

取决于哪根绒毛议题

也不知最终水汽弥漫后，花瓣还能倔强多久

词语土腥味翻滚

雨滴炸裂在大地诗篇的胸膛

开出一汪汪不断扩大边缘的臆想

我将在下一首诗里种下一棵合欢

但不会有一场黑夜潜入

它将白日我热爱又失去的每一刻

含在花杯中，不再闭合

直到升腾起粉白色的幽香

与多多去白沙门看海

在阳光碰响的夏日

再一次，我们进入白沙门刺眼的光圈里

老诗人多多拖着摔伤的身体

在一个长条凳子上艰难地坐下

我们一人手里捧着一个椰子喝

就像捧着一只猴子的脑壳

身后，是被我们甩下的海大（1）

著名的小吃一条街

从那升腾的白烟雾中，传来海豚音刺耳的尖叫

正午的白沙门，无人，海上没有一艘船只

沙滩，似睡梦中的墟境，

任凭燠热的风

熨烫它起伏不定的胸脯

哦，白沙门，用沙子建造的窄门，它关着

无限的蓝，和被驯服的大海的悲吟

那海军衫上的蓝色，时刻以深沉

展示它的威严。

“那里，曾经是一个炼油厂，每天向大海排放着污水”

“对面是北方，北方之北是远方，是我们热爱的城市”

（我们又讨论了一次要不要回疫后的北京）

“这个海峡（琼州海峡）其实非常狭窄”

“琼州过去便是辽阔的南海……”

好吧，让我们走出这个窄门

进入咆哮着的生活海洋

我们起身，上岸，在一块石头上坐下

仿佛坐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

我们将鞋子脱下，将鞋子里的沙子

一点点地倒出…….

（1）指海南大学，诗人多多曾经在该校任教。

**春天来了**

春天又来了

又该磨剪刀了

上次 草被剪成了

冷兵器的模样 花起了戒心

而插花的手 有创作的自由

比起放任花草

在微风细雨里

表现出柔弱的低姿态

及 无法掩饰的憔悴

插花 还是在拯救

春天又来了

依然夹杂着泥泞的日子

去年的那些花那些草 没来

要么 早已沿着篱笆匆匆而过

我寻思 沟通比动剪刀更迫切

2025年1月25日

**我的诗歌纪录片**

一个人久了

身体出现泥沙的豁口

在庞大的篇幅里

精简，精简、再精简

裸女之美是两根交错的线条

“可以看看吗？”

让我蘸满身体凝结的露珠先写着

荒原上的第一缕阳光会帮着梳理情感的脉络

云雀则反复吟唱并捡出诗行中的

沙粒

一片海被塞进一颗铁丸

涛声之鱼无数次试图漏网而逃

“还要多久”

朋友！时间是一部谎言大全

所有玫瑰

都活在时间之外

翻译诗歌

**最大猴子圈**

社会学家告诉我

你至多只能有150 个朋友，

邓巴数等于150定律又名猴子圈
 比一桌宴席多，比一座城少，
 比外婆的梦话精准，比杂志的哲理真。

但全世界都是我的朋友。
 我最爱的人，以无机形态存在，
 玻璃、钢筋、无线电波，
 在夜晚唤醒一盏灯，在清晨滚落一颗螺丝。

我和我的阶级敌人们交心，
 像烛油和蛋糕，
 像流亡者与绝境的风，
 像上帝与我，在沉默中签约议和。

我向无礼者致敬，
 向世仇者寒暄，
 向所有被诅咒的名字点头示意，
 他们均擦肩而过，不曾彼此打量。

我使出了世界最大猴子圈，
 历史不如它开阔，花草不及它亲柔，
 或许我们可以边啃噬，边去爱，
 香蕉，和彼此。

### **"The Biggest Monkey Sphere"**

The Sociologist tells me,
 “You can have at most 150 friends.”
 Dunbar’s number aka the Rule of 150 aka the monkey sphere—
 more than a banquet table, less than an urban populace,
 sharper than my granny’s sleep-talk,
 truer than a yellow journalist’s creed.

But the entire world is my friend.
 The one I love most exists in inorganic form—
 glass, steel, radio waves,
 a light awakened at night,
 a screw rolling to freedom at dawn.

I bare my soul to class enemies,
 like candle wax to cake frost,
 like fugitives to the breeze of the void,
 like God and I, signing our silent truce.

I salute the insolent,
 greet the ancestral foe,
 And nod at every cursed name,
 all brushing by, never one glance at each other.

I unleash the world’s largest monkey sphere—
 weightier than history,
 gentler than flowery grassfields.
 Perhaps we can gnaw and love at once,
 At bananas, and each other.

**雨天**

无法宣告的很多沉默

是坟墓一样的深

当雨水变多

植物开始生长的时候

我猛然意识到

沉默应该是利刃

沉默的内核要像天葬台上的尸体

被果断地分解

成为食物

让秃鹫叼去

**rainy day**

more silence, silence that cannot be declared

falls, as deep as graves

when it rains and rains more

plants starting to grow

i suddenly realize that

silence should be a sharp knife

to take apart decisively

its own core as a corpse at a celestial burial

becoming food

for the vultures to snatch away